



# 爆竹声中快乐度岁

黎杰

鞭炮前身是爆竹,这是有说道的。

远古没火药,人们庆祝重大节日的方式是燃放爆竹,新竹烧到爆,竹节爆破,发出或沉闷或清脆或连续的声音,以此祛除积郁心中的所有不快和阴霾,快快乐乐地迎接新生活的到来。及至后来,有了火药和纸张,鞭炮诞生,响动自然更大,过年过节嘛,守岁度岁嘛,弄点响动是必须的,新生活必须整出点响动,才会过得更美好,这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新希望、新期待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鞭炮应是中国最先出现最早拥有的。

不管前身后世,燃放鞭炮的共同点是弄出响动来,引起关注,图个热闹,大家欢天喜地,以此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。当然,这些都是我从阅读碎片中拼接而来,并没有经过严谨的考证。

胡萝卜,咪咪甜,看到看到要过年。

过年迎新春,破旧立新,除旧迎新,最畅快惬意的庆祝仪式之一当数燃放鞭炮,此习俗古已有之。对此,宋代王安石体会最深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一声爆竹,旧的破了、碎了、去了、不复返了,春天来了,阳光普照,万物复苏,气象更新,饮一壶酒,送旧迎新,新桃换旧符,前途光明,能不欢乐和憧憬么?

一到年关,日子慢下来。比如阳光,慢得照在人身上都没感觉。比如时光,慢得靠鞭炮轰然炸响来催促。徘徊在街角巷尾,漫步于田间地头,不时能听到零星的鞭炮声,声音很响、很脆,在年末岁尾的平静生活里漾起点滴涟漪,宛若岁月的汪洋大海激起浪花朵朵。

鞭炮一响,自然会吸引目光聚焦,鞭炮一响,任谁都知道,岁月在不紧不慢地走着。仔细辨别,那啪啪啪的密集声,定是一串串小鞭炮在炸响,那啪啪啪——呼、啪啪啪——呼的声音,定是一串小炮间隔一个大炮在依次炸响。

人类是群居动物,喜欢热闹和喜庆。一年一度的过年,一年一度的闲适,一年一度的放松,正应此景。过年,图的是喜气,图的是快乐。鞭炮,是快乐过年的助推剂。人们对于鞭炮,既爱又怕。爱的是它圆滚滚的身姿、红彤彤的喜庆、脆生生的动静。怕的是它快捷突然的炸响、威猛巨大的爆裂、短暂催人的闪光。

以前喜欢过年,是因为过年时会把家中囤积的好吃好喝好玩的都拿出来集中展示,拿出来享受。

后来知道,年的最早写法是一个人背负成熟的禾的形象,表示庄稼成熟,即年成,引申为一年收成。谷禾从生长到成熟须一年时间,谷禾生长从此与岁月勾连起来,一岁一熟,这或许是用过年表示度岁的原初吧。

再后来,听人说年是一只怪兽,所谓过年,就是放鞭炮驱赶这只怪兽。对于年是怪兽这种说法,我个人不喜欢,且从思想深处抵制,过年这么美好的节日,怎能赋予一只怪兽并与它联系起来呢?这不糟践节日么?

再再后来,知道了除夕这传统习俗的准确描述。说“年”在古代汉族传说中是一位神仙,凶猛的怪兽“夕”在每年腊月三十晚都要出来伤害人类,所以“年”与人们齐心协力,燃放鞭炮赶走“夕”、消灭“夕”,人们为了纪念“年”的功绩,就把腊月三十那天叫除夕,意思是除掉猛兽“夕”。又为了纪念“年”,就把初一这天称为过年。

这就对了,思路对了,纠偏了。

好日子,得慢慢过,这并不是中庸思想。

过年,是度岁、守岁,度和守就是让好日子慢下来,慢慢品尝、慢慢享受、慢慢领悟。在缓慢的过程中,我们学会珍惜、学会积蓄,然后从快乐享受中又生发出激励来,让大家来年再去奋斗。

# 父母操持团年饭

丁干斌

家住小镇时,每年除夕,天还没有亮透,父亲就已轻手轻脚地起了床。一个人来到灶屋里,开始煮腊猪脑壳、腊肉和炖鸡了。

等到我们起床时,大铁锅里煮着腊猪脑壳、腊肉、香肠,还有红萝卜、白萝卜、长青菜。蜂窝煤炉上的大钢精锅里炖着母鸡,父亲又端着瓷盆,拿上菜刀,到屋檐下去杀大红公鸡去。

母亲起床后,把围腰往腰上一扎,一头钻进灶屋里忙开了。她手脚麻利,边做边往大方桌上端菜。一上午的时间,团年饭的菜就全做出来了。

中午12点,全家吃团年饭的时间到了。吃饭前,父亲和大哥是要先带一圈大鞭炮到屋外的巷子里去燃放的。“噼噼啪啪,噼噼啪啪……”鞭炮声一炸响,即在向巷子里的人宣告,我家开始吃团年饭了,也把过年吃团年饭的喜庆气氛推向了高潮。鞭炮放完,就开始吃团年饭了。钻进灶屋里一看,“哟”,好丰盛的团年饭。凉拌腊猪头肉,香肠、肚片、肝子、腊精肉、油炸花生米镶盘,凉拌鸡肉、海带炖鸡肉、红烧鱼、牛肉片、蒜苗烩腊坐墩肉、烧酥肉——满满当当的,一张大方桌都快摆不下了。

每年吃团年饭,父亲和母亲都坐在上位。父亲照例是要说两句的。他从桌子下面

提上来一瓶红酒和一瓶白酒,先给自己倒满一小杯白酒,然后说道:“今天过年,大家想吃啥子酒就吃啥子酒。”见每个人都倒上了酒,父亲又喜孜孜地说:“说啥子呢?就祝我们全家人在新的一年里团团结结、好好工作。”“哗!”饭桌上顿时笑开了……

过年吃团年饭,按父亲的说法,就是一家人要团团圆圆。在我家,除夕这天是少一个人也不能吃团年饭的。记得有一年,腊月二十九,二嫂在香花乡娘家的父亲上山砍竹子摔伤了腿,她回香花乡看望腿摔伤的父亲,第二天大年三十都已是中午11点钟了,她还没有返回。事也凑巧,在城里上班的大哥和大嫂打电话回来说,因为过年赶车的人多,不好赶车子,他们可能要迟点才能回来。

那年大年三十,早已做好了饭菜的母亲守在大门旁,往巷口探望了一遍又一遍,仍然没有看到二嫂和大哥大嫂的身影。最后,还是父亲看得开。他说,时间还没有到,时间到了他们就都赶回来了,你还是回屋去把冷了的菜再热一下吧。

那年大年三十,二嫂和大哥大嫂都赶在12点前回到了家里,全家人又吃了一顿团团圆圆的团年饭。

虎年春节就要到了,又到了一年阖家团聚吃团年饭的时候了。

# 团年饭汇聚浓浓亲情

胡佑志

团年饭是迎接新年的象征。除夕这天,祭祖,祭灶神,一家人团聚在一起,喜庆的氛围被浓浓的亲情包围。团年饭后最开心的就要数除夕守岁了,小孩子可以领到过年红包,小辈子也会给长者或自己的父母一个红包。一张张笑脸是满满的祝福。

除夕夜的团年饭更是精美绝伦,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刺激味蕾。在外回家的游子将一腔热情倾注,酒足饭饱,推杯换盏言欢笑。将一年来积攒的亲情释放在这难忘今宵,毕竟,这样团圆与欢乐的日子是有限的。

小时候的团年饭最温馨的记忆就是母亲忙碌的身影,以及平时难得吃到的回锅肉。除夕之前的一天,父亲将饲养了几个月的大红公鸡拿到乡村的年镇上卖得好价钱后,再去买猪瘦肉、排骨、鱼带回家来。母亲一番洗弄、烹煮,待一家人忙完落座,团年饭就“粉墨登场”了。父亲平时非常节约,只有在过年时才舍得给我们小孩子买些瓜子、糖果解馋。瓜果的清香伴随菜肴升腾的香气在桌上飞扬,荡漾在全家人喜气洋洋的脸上。

时过境迁,随着岁月的流逝,母亲先走了,父亲仍健在。一到团年的日子,我就早早赶回家,与父亲及妻子共享亲情。一桌丰盛的团年饭是自不必说。我做了拿手的水煮肉片、青椒草鱼、土豆烧排骨、折耳根凉拌猪耳朵等等。管它好吃不好吃,就当是才出师的毛头大厨。

团年饭一上桌,七大姑八大爷,包括舅舅、舅妈、表弟、表哥、侄女、侄儿一呼百应,全部“驾到”。个个面带微笑,穿戴一新。饭桌上,舅妈一会儿表扬我做的肉片味道好,一会儿又

说花椒鱼又麻又辣。但我不喜欢吃鱼头,鱼肉我尽量少吃,因为我有一次鱼刺卡喉的痛苦经历。最令人兴奋的是,在这难得的聚餐时光中可以喝点酒。我给父亲敬上一杯酒,祝老人家长命百岁,健健康康。祝舅舅、舅妈新年发大财、幸福快乐。车轮战的互相敬酒中,不觉脸上有点火辣,红晕飞溅。我说你们慢慢喝,我再去露一手,炒几个菜给你们尝尝鲜。

一桌人吃得正酣,左等右等不见我把炒菜端上来。表弟急忙离桌查找,他从厨房找到寝室,看见我已经呼呼睡去。酒醒后,舅舅告诉我:“平时你不喝酒的,团年一高兴,就多喝了一点,幸好没什么事,以后要少喝点哦!”我则回答说:“一年到头,是回家的时候又是团圆的时候,亲朋好友举杯喝不够啊!”

儿子来电告诉我,受新冠疫情影响,他要留守工作岗位,不能回家团聚。国家和政府提倡外出务工人员留在当地过年,确有需要返回的也要在当地进行核酸检测、备案,居家观察或隔离。儿子响应号召,留在务工人员过年。

距离再遥远,心是最近的。网络视频开启了儿子和诸多在外游子盼回家的相思之苦。视频里,我看到儿子神情很阳光,一番新年的祝福了却了儿子期盼回家却又不能返家的遗憾。我和儿子都坚信,待疫情控制住了,随时回家团聚都是年。

辞旧迎新终是喜庆,相聚团圆人生至乐。一顿团年饭,是家人团圆,是家族兴旺,更是汇聚起浓浓的亲情。

